

邓贤抗战纪实系列

大国之魂

邓贤 著



邓贤抗战纪实系列

大国之魂

邓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之魂/邓贤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邓贤抗战纪实系列)

ISBN 978-7-02-010774-2

I. ①大… II. ①邓…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2748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31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9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74-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谨以此书，向所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反法西斯而战的人们：活着或死去的，有名或无名的，士兵或者将军，献上我的一方小小的墓碑。

碑文铭刻：

也许你们将被历史遗忘，
但你们创造的业绩永存。

——作者题记

再版前言

这部三十余万字的《大国之魂》是我的长篇处女作，写作于1989年春，完稿于次年秋天，算得上一本呕心沥血之作吧。很多读者问，当时你还是个青年，又没有当兵打仗，你是怎么写出这部与你个人经历毫无关系的抗战作品来的呢？

说毫无关系当然不确切，我父亲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中的普通一员，以不到十八岁的年龄投笔从戎远赴印度，他们那一代青年是以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抗日战争的悲壮凯歌的。惭愧的是，当父辈的热血尚未冷却，历史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扭曲变形，我这个不肖子孙居然不知道我的老父亲曾在中、印、缅甸浴血奋战！“文革”年代，父亲的历史成了问题，我们家庭注定无法逃脱没顶之灾。当我在边疆年复一年当知青，个人前途屡屡受到挫折，心里没少抱怨父亲，诅咒那段给我们家庭带来厄运的“黑色历史”。

尽管我不断向组织表态同父亲划清界限，然而我对父亲的历史仍然一无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某一天，历史厚重的帷幕突然掀起一角，在中国滇西怒江西岸的一处被荒草淹没的旧战场遗址上，当地人对我讲述了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的故事。面对暗夜如晦的茫茫长空，面对长眠地下的无数抗战将士的白骨和他们被践踏的灵魂，我跪倒在地，泪如雨下。不肖子孙的愚昧、麻木、疯狂和偏见像铁锈一样壅塞了我的心灵。

后来我终于独自走遍怒江西岸的山山水水，进行首次千里大采访，祭奠被遗忘的抗日战场，我想我至此获得新生。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生命之旅，一次精神与灵魂的再生。是历史本身（不是书本或其他）引

导我走向历史彼岸,走向我的精神家园,我相信,我的写作与人生至此开始。

我的唯一心愿是,谨以这本小书,献给我年迈而苦难的父亲,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活着或者死去,有名或无名的普通抗战士兵。

还需要提及一句,这部书的写作过程,由我太太周晓蔚负责业余誊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仅有一间陋室,没有电脑,暑无空调,寒无暖气,抄写常在工作之余的夜间进行,四稿耗时一年又四个月,逾一百数十万字。那是怎样一项浩繁的工作呀,个中甘苦只有我知她知。

值此《大国之魂》重印之际,心生感慨,权作再版前言。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坚果 / 001

第一部 缅甸之战 / 007

第一章 缅甸风云 / 009

第二章 仰光陷落 / 023

第三章 金戈铁马 / 029

第四章 会战曼德勒 / 043

第二部 兵败野人山 / 061

第五章 大崩溃 / 063

第六章 上帝的声音 / 084

第七章 孤旅 / 098

第三部 无字碑 / 121

第八章 “驼峰”航线 / 123

第九章 迷雾人生 / 155

第十章 走出兰姆伽 / 170

第四部 太阳浴血 / 187

第十一章 观望与反攻 / 189

第十二章 松山大血战 / 201

第十三章 随军慰安妇 / 235

第十四章 焦土抗战 / 248

第五部 魂归何处 / 271

第十五章 攻克密支那 / 273

第十六章 功过千秋 / 319

第十七章 国殇之魂 / 337

尾 声 天祭 / 356

后 记 历史不会忘记 / 358

引子 历史的坚果

1

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一九七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着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我家门。

那年我十三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喝道：

“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三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上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

我龇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号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3

小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光荣的梦想，渴望成为庄则栋式的世界冠军。我在省市少年乒乓球赛中成绩显赫，一九七〇年，我幸运地被选入

少年乒乓集训队，登上通往理想之路的台阶。不料好景不长，过了几个月，军代表找我谈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明白自己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

初中第二年，我决心同家庭决裂，主动申请到人烟稀少的云南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在连队，我始终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加入组织作为生活奋斗的最高目标。经过不懈努力，我终于获得一张宝贵的人团志愿书。

支书找我谈话。支书是复员兵，性情直爽，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还有啥子问题对组织隐瞒了没有？”

我惶恐，背上出了汗。

“龟儿子，不要背思想包袱嘛！……你那个背时老子，你晓不晓得，他参加过国民党的远征军……”

“那个……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绝望地问。

支书吃惊地瞪大眼睛。

“格老子！你娃儿连这个都弄不懂么……远征军就是国民党嘛！反动派，反革命……”

轰地一响，我的世界崩溃了。

我的父母始终对我缄口不言。父母的沉默使我相信他们确实对我隐瞒了什么，他们是有罪的。问题不仅在于他们有罪，他们还将罪恶遗传给了子女。

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倍感绝望和孤独。

4

公元一九七二年，我从边疆到滇西办事，途遇坍方，阻于松山。无意中发现山坡上有国民党时期纪念碑一座。那是座坍塌的石碑，残破不堪，字迹多已无从辨认，岁月的尘埃正在悄悄淹没它。

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松山乃滇西抗战主战场之一，曾有十几万中日

大军在此激战。日本守军全部战死，国民党远征军伤亡逾万，血流成河。石碑即当地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立。

我震惊不已。

远征军同日本人作战，血流成河?! ……国民党也抗日?! ……远征军……父亲……远征军……

……

过了许久，当我从恍惚中惊醒，班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山林一片寂静。夕阳西下，偌大一座松山，只剩下一个失魂落魄的我和那堆寂寞的断碣残碑。

我在山上果然找到许多触目惊心的战争痕迹：摧毁的工事，烧坍的地堡，弹洞累累的石壁和嵌在树干上的锋利的炮弹皮。我还拾到一柄折断的日本刺刀和一把铜锈斑斑的子弹壳。这些历史物证沉甸甸地压在心头，它们使我疲惫不堪。

是夜，我独宿山林。天上下起小雨，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我守护着那堆断碣残碑，如同守护一个失落已久的历史旧梦。长夜漫漫，天地混沌，巨大的黑暗伴随潮水般的孤独袭击我，将我那颗绝望的心卷入无底的深渊。

后来我终于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乒乓队，还入了团，父母笑容满面来向我祝贺。不料人们又开起批判会，我看见父亲悲哀的脸和母亲那双惊恐的大眼睛……突然吓醒，浑身火烧火燎地痛，巴掌一扇，蚂蟥蚊虫的血迹清晰可见。

我以为自己早已同家庭划清界限，已经不再痛苦，但是此时此刻我才省悟：原来我对家庭对父母的感情是如此强烈，丝毫未曾死灭。我爱他们远甚于爱自己。

东方欲晓，云破天青，山林万籁俱寂。我从黑暗中站起来，肝肠欲碎。一刹那，天地间回响着一头无家可归的狼崽子凄厉的咆哮。

这天早晨，我在一个近于疯狂的念头驱使下离开松山，走下公路，踏着冉冉升起的朝霞和遍地冰凉的露珠，带着满身创伤一瘸一拐地朝旷野走去。

从此，一个叫邓贤的知青从连队里失踪了整整一年。

十几年后,当我提起笔来重新审视这段并不辉煌的历史,我发现自己其实从未真正陷入悲观和绝望。尽管有时很痛苦,也尽管心灵时常都在滴血在呼号,但是我始终在躁动,在反抗,在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哪怕路上遍布荆棘和毒蛇般的炼狱之火。

我的父母,我的家族乃至整个民族又何尝不在苦苦寻找着什么呢?

这便是促使我走上写作之路的一个必然契机。

这也是促使我写作此书的一个历史原因。

第一部

缅甸之战

第一章 缅甸风云

1

公元一九四一年,世界战局进入一个决定性阶段。

六月,德军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三个月,德军长驱直入。具有战略意义的莫斯科保卫战拉开帷幕。

十月,日本近卫内阁集体总辞职。东条军人内阁上台。

十一月,日本天皇在东京两次发布战争命令。日本战争机器全部开动。

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同一天,日本飞机全面袭击西方盟国在南太平洋上的所有军事基地。仅仅一周,盟军损失一千架作战飞机和一百二十艘舰船,丧失战争主动权。

伦敦。首相官邸。

“爵士,这难道能算作坏消息吗?”大胖子丘吉尔从扶手椅上弹起来,激动地朝外交大臣艾登爵士嚷道,“嗨!日本人干了件什么蠢事——你想想看,往美国牛仔屁股上捅一刀,这会有什么结果?!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单独作战了。”

八日,英国对日宣战。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当苏军作战部长华西列夫斯基中将匆匆把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